

婚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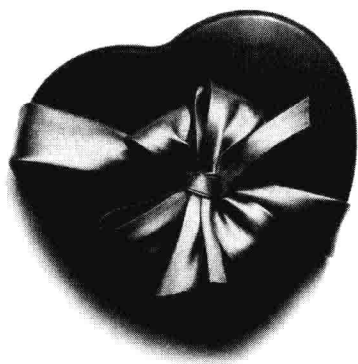
HUN DOU
雪娟◎著



最泼辣的婚场决斗
超煽情的大爱无言



首度呈现婚姻大幕下的刀光剑影与腾腾杀气
精心编织因爱而生的利益大网



赌斗

HUN DOU
雪娟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婚斗 / 雪娟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2.6

ISBN 978-7-229-05053-5

I. ①婚… II. ①雪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55991 号

婚斗

HUN DOU

雪 娟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策划编辑: 侯清香

责任编辑: 陶志宏 汪晨霜

装帧设计: 颜森设计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新世界文慧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制版

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 购 电 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 × 1000mm 1 / 16 印张: 17 字数: 260 千字

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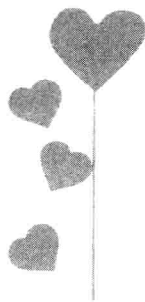
ISBN 978-7-229-05053-5

定价: 2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

- 01 命中注定的劫难 / 001
- 02 不幸接踵而来 / 007
- 03 去意已决 / 015
- 04 姐弟情深 / 019
- 05 双赢 / 025
- 06 耻辱的施舍 / 028
- 07 “棘手”的一百万 / 032
- 08 婆媳矛盾 / 035
- 09 矛盾升级 / 044
- 10 老太太病逝 / 051
- 11 这种痛叫“失去老伴” / 058
- 12 老房子的传说 / 061
- 13 探寻宝藏 / 065
- 14 心在滴血 / 070
- 15 爱的微澜 / 074
- 16 操作失误 / 081
- 17 有了快感就大喊 / 085
- 18 虎口夺食 / 092
- 19 离家出走 / 101
- 20 海南私会 / 111

- 21 眼前的幸福 / 118
- 22 绝境边缘 / 122
- 23 年龄不是问题 / 126
- 24 触犯了底线 / 132
- 25 地产界的神话 / 139
- 26 冰火两重天 / 144
- 27 有女不愁嫁 / 153
- 28 角色 / 158
- 29 调研 / 162
- 30 令人羡慕的生活 / 165
- 31 亮丽的风景线 / 172
- 3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/ 179
- 33 弄巧成拙 / 184
- 34 装样子给别人看 / 189
- 35 忍别人不能忍 / 200
- 36 捉奸 / 206
- 37 欢乐一家亲 / 209
- 38 过招 / 217
- 39 矛盾激化 / 220
- 40 落寂 / 224
- 41 软肋 / 228
- 42 无法逃避 / 230
- 43 敲诈 / 235
- 44 身不由己 / 240
- 45 大爱无私 / 248
- 46 祸不单行 / 257
- 47 亲情呼唤 / 262



01 命中注定的劫难

教育局办公室主任陈家豪天天泡在酒局里,他觉得特没劲。最近拟担任教育局副局长公示了,没有应酬,陈家豪就在家上网聊天玩游戏,等着正式上任的日子。

可就在这当口,意外出现了。

太太张秀荷去九寨沟旅游,女儿朵朵在她姥姥家,陈家豪心里有说不出的孤单寂寞,便打开电脑,边玩游戏边聊天。陈家豪玩游戏是高手,聊天只不过是方便了和朋友们通通气。突然,电脑黑屏了。这年头,离了电脑怎么活?陈家豪随手捞起电话打给文印室的郝波让她来帮忙装系统。

郝波今日穿低胸衣衫,坐在电脑旁,身子前倾,那道粉粉的胸沟便没有遮挡地跃进陈家豪的眼帘,陈家豪顿时感到气短、胸闷,心跳也无端地加速。有人说,女人对男人的诱惑绝不是裸,而是极力遮掩起来的裸。陈家豪就被这种极力遮掩着的裸压迫着,发不出声音,一双眼却挣扎在窥与不窥的斗争中,整个身体就像通电了一样,他感到自己全身都在发热,那种近距离的窥视实在让他有些冲动,他甚至意识到自己的手有种本能的企图。他大口呼吸着,压抑着这种本能。可是越压抑越抑制不住心跳加速,浑身燥热,心底压抑很久的东西开始蠢蠢蠕动起来。

陈家豪嗅到一股清淡的香水味,是那样的沁人心脾,分不清到底是郝波的体香还是香水味,怎么嗅也嗅不够。老婆张秀荷从来不用香水,所以他对香水有着一种特别的好奇心。他多次说服张秀荷用香水,张秀荷说老师用香水不好,这让陈家豪很失望。所以他特想和一个有香水味儿的女人在一起,他大口大口地吮吸着郝波的味道,觉得全身都要飘起来一般,那感觉爽极了!很久没有这种心动的感觉了!眼前这个娇滴滴的女孩子几乎让他无法自持,总想和她发生点什么才过瘾……

郝波好像觉察到什么,坐正了身子,一双玉笋似的小手在键盘上翻飞着,





系统很快就装好了。

朦胧的灯光映射出暖暖的橙黄，鼓胀着饱满的欲望，为陈家豪平添了几分突兀的亢奋。陈家豪倒了两杯拉菲酒，一人一杯，把玩着，品尝着，酒的热度迅速提升了他们的关系，立刻就从淡淡的羞怯转为浓烈。再次倒酒时，郝波坐着，陈家豪站着，他窥觑到的就不只是那道魅力四射的沟，而是极精致极能调动男人想象的蕾丝。陈家豪便没话找话，请教着网络知识。郝波甜美而温婉地详细解答。

郝波帮着陈家豪开通了微博，加了未来副局长的QQ，俩人开始了网聊，距离越来越近，关系越来越暧昧。在这种甜蜜和酸涩交织的感觉中，陈家豪和郝波就像两根带电的电线，想靠近，又怕擦出火花，引发一场大火。陈家豪从没想过要放弃家庭，只想在家庭这个厚重的盔甲外伸伸胳膊撸撸腿，偷偷出来透透气。

郝波和陈家豪感情的升温以至越轨也是环境促使的。张秀荷外出旅游，陈家豪感到不曾有过的孤独寂寞，想到郝波，他心里竟有种莫名冲动。孤独产生罪恶，陈家豪渐渐嗅到了罪恶即将到来的味道。

这几天忙着录入中考成绩，郝波忙得头不抬眼不睁，两天没上网。白天上班忙忙碌碌倒没觉得什么，一到晚上，陈家豪就心急火燎，误将微博当QQ，把对郝波的思念之情发在上面，然而，石沉大海，没泛起一丝波澜。

夜深了，空气中偶尔划过一些寂寞的音符……没有郝波的回应，陈家豪就给她打电话，发信息。

郝波上线了，陈家豪欣喜若狂，又误把微博当成QQ，说去海上俱乐部。

他们踏着苍茫的夜色，去了位于海军基地的海上私人会所。一切都是水到渠成，那么势不可挡！

眩晕中的陈家豪感慨，张秀荷像木头，没滋没味，做起爱来没有半点涟漪；郝波像火焰，那欢愉的叫喊声强烈地刺激着男人的征服欲，让人燃烧，让人流连忘返。张秀荷从来不叫床，而郝波却叫得山响。女人叫床和不叫床感觉就是不一样。

陈家豪时时回想着郝波在他的强大攻势下浑身颤抖，周身痉挛的模样，那由迷离到灿烂的表情，内心自鸣得意。

张秀荷打电话说，他们转道去西藏了，半个月才能回来。天天去海上俱乐



部,郝波嫌远,上下班不方便。陈家豪干脆就把她带回了自己的家,夜夜做新郎。

陈家豪晚上有应酬,打郝波电话,无法接通,便给她QQ留言,说单位晚上来了重要客人,安排在海上俱乐部接待,希望她下班以后直接去俱乐部原来那个房间等他。末尾加了一句:“郝波,你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女人,你的初夜在这里给了我,你开启了我性爱的情趣,我陈家豪永远爱你!”匆忙中,陈家豪又把微博当成QQ,就这样直播出去了。

陈家豪没想到微博会惹祸,他和郝波的私聊会遭围观。

陈家豪的山盟海誓,受到了微博上很多人的关注,一夜间,陈家豪的粉丝激增,成了“名人”。网友们通过人肉搜索,发现陈家豪是滨海教育局的办公室主任,郝波竟然是文印室的工作人员。陈家豪也太给力了,敢通过微博直播他们的私情,勇者无惧!陈家豪“打情骂俏开房间”成为了网络谈资。

网友们各种各样的评论铺天盖地,一不小心,成了网络红人,陈家豪和郝波却蒙在鼓里,还在温柔乡里享受鱼水之欢。诚然,与郝波的幽会满足了陈家豪的性趣,抚慰了他空寂的心灵,也让他尝到了偷欢的欢愉和刺激。青春女人的皮肤,和三十多岁的女人就是不同,手指碰触处,光滑而有弹性,像睡莲一样水灵。和郝波这样的女人做爱,酣畅淋漓,有滋有味,陈家豪觉得做回了真正的男人,驾驭的欲望特别强烈。

陈家豪知道这种游戏玩不得,稍有不慎就会葬送家庭的和睦与幸福,但食髓知味,久违的心动被郝波重新唤醒,和张秀荷丢掉的感觉重新在郝波这里拾起,想罢手是很艰难的。郝波带给陈家豪的心动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新鲜和刺激,还有对现有生活的一种颠覆性的冲击,这种感觉让他心悸又心动。有时候陈家豪想:也许道德和人性根本就是相互矛盾的,原则上婚姻从一而终,但感情却会背离婚姻而出轨。

任何事情发生质的改变往往只在一瞬间……

朵朵姥姥家附近有几个小孩得了手足口病,朵朵也病了,发烧,一抽一抽的,症状很像手足口病,滨海医院说让带着去津海市儿童医院去检查。张秀荷的母亲害怕了,匆匆忙忙打电话让张秀荷立马赶回来,带朵朵去医院检查检查。

张秀荷立马终止旅游飞了回来,从机场打的赶到母亲家带着朵朵回家拿

钱,撞上陈家豪和郝波的奸情。

“不要脸的狐狸精……”歇斯底里的张秀荷和郝波撕扯在一起,朵朵扑过去帮妈妈,狠狠地朝着郝波的手臂咬了一口,郝波尖叫着,躲到陈家豪的身后,手臂上的牙印清晰可见,很快冒出了鲜血。

陈家豪的一记耳光,结结实实地打在朵朵的左脸上,又脆又响,朵朵哇的一声放声大哭。张秀荷又急又心疼,将女儿搂在怀里。在陈家豪的掩护下,郝波急急匆匆穿上衣服,想跑。张秀荷挣扎着再次扑了过去,陈家豪恼羞成怒,一把扯住她的胳膊狠狠一推,用力过猛,张秀荷重重地摔倒在地。郝波一闪身到了门边,打开门狼狈而逃。

陈家豪的这一耳光,打碎了父亲在朵朵心目中的形象。

张秀荷是一个喜欢简单的人,喜欢简单的感情,喜欢简单的人际关系,喜欢简单平静的生活。她并不奢望太多,只求一份心灵的安适。她和陈家豪是大学同学,两人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恋爱了,可谓郎才女貌,般配得很。她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,一个对她满嘴恩呀爱呀的男人,会背着她干出那么恶心的事。她设想了很多理由,替他开脱,企图让自己相信,他是一时鬼迷心窍,或者是一时糊涂,管不住自己。她多么希望那只是一个噩梦,她只是太在乎他,所以才胡思乱想,一觉醒来,就会发现自己原来错怪了他。

可惜,生活就是生活,朵朵被掴红的脸庞在无声地告诉她,一切都是真实的。

如果不是自己亲自捉奸在床,张秀荷打死也不会相信陈家豪会背叛她。她茫然失措地抱着朵朵放声大哭,娘俩哭成了泪人。

然而,在陈家豪的认错和保证下,张秀荷原谅了这个出轨的男人。

谁都有犯糊涂的时候。张秀荷想。她简单地收拾一下屋子,把他们用过的床单、被套统统扔到垃圾桶里去了。用冰水给朵朵敷了敷脸,安抚好朵朵,嘱咐她不要出去乱说。

“妈妈,跟姥姥也不说吗?”朵朵懂事地问。

“嗯,对谁也不准再提起,这件事到此为止。”张秀荷一再叮嘱。

“妈妈,爸爸不会不要咱们了吧?他对咱俩好凶啊!”朵朵心有余悸地问。

张秀荷不明白今天朵朵怎么这么多的废话,她不想让女儿揭自己的伤疤,表情很不自然,底气不足地说:“不是说不准再提这件事吗?爸爸只是一时

糊涂，他是爱你的，爱咱们这个家的。”

朵朵撇撇嘴，再没有做声。

张秀荷带着朵朵去津海市儿童医院检查了，医生说是感冒引起的发烧，不是手足口病，医生给开了针剂，打了吊瓶，朵朵不烧了，张秀荷惶恐不安的心这才安定下来。

回到家，张秀荷把朵朵托付给母亲，她打算和陈家豪好好谈谈。她竟然听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：陈家豪因为微博“直播”开房和大胆地表露性爱，被人举报，被停职检查。怎么会这样？张秀荷蒙了。

陈家豪没在家，打他电话关机，她来到陈家豪办公室，有人说他去了局长办公室。

办公室刚调来一个男孩临时帮忙，看见张秀荷忍不住夸道：“都说陈局家嫂子漂亮，此言不虚，确实是很有气质！”

只是公示了，还没正式公布，周围人对陈家豪的称呼已经变了，不再是陈主任，而是陈局了。张秀荷无心听那个男孩阿谀奉承，心想：哼，漂亮……漂亮，陈家豪还出轨呢？

听说陈家豪被停职，郝波紧张得要命，也匆匆忙忙从二楼文印室来到陈家豪的办公室。冤家路窄，看见张秀荷，郝波脸上的笑容凝固了，脸色骤变，紧张得腿都打颤了，手心里满是汗，心里跟长了草一样惊慌。这可怎么办？她怎么来了？郝波一时六神无主。

张秀荷脑海里闪过他们恣情放纵的声音，她连杀人的想法都有了，一股巨大的愤怒涌来，袭击着她，鞭挞着她，让她疯，让她狂。

郝波只觉得左脸一麻。

“臭婊子！”张秀荷左右开弓，啪啪啪抡了郝波三个巴掌，然后挥舞着双手哗啦一声自上而下撕开了郝波的薄衬衫。

办公室的那个男孩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，只见郝波的衬衫生生被撕破了一大块，露出里面的蕾丝文胸。蕾丝文胸里隐隐约约露出洁白的乳沟，他的脸红了，赶紧低头开溜。

“我以为是什么人间尤物，原来不过如此，呸！”张秀荷朝郝波脸上啐了一口唾沫。

教育局的人大多认识张秀荷，她这么一打一闹，大家纷纷把办公桌上的

东西一卷,消失于无形。

郝波泣不成声,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。

事情闹到这一步,所有人都知道陈家豪有了外遇,他不得不提出离婚。

陈家豪坚决要离,张秀荷为了孩子不想离,竟然越闹越大,找到大学时的老师——现在的副市长李天翔当中间人来调解。家的温暖销声匿迹,张秀荷和陈家豪陷入了无休止的混战。

张秀荷对婚姻彻底绝望,心理崩溃,几乎疯癫。

祸不单行,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,陈家豪的大哥陈国辉心肌梗塞而猝死,阴霾笼罩着整个家族。陈家豪的爹娘老年丧子,整天哭天抹泪,好像天塌了一样。大嫂在机关单位上班,根本不会经商,大哥的女儿还小,只有十多岁。偌大的家族企业谁来接管?

陈家豪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。

三十出头的陈家豪年轻气盛,觉得再在机关待下去可能永无出头之日,一不做,二不休,干脆带着郝波下海,接管了大哥的公司——国辉实业。

张秀荷没有料到,她的人生和世界会变得如此快,变得这样阴霾,变得这样悲惨。几日之间,什么都不同了,天地都失去了颜色。她的心开始流泪,曾经美好的家庭到头来还是难逃夫离子散的结局。这一切究竟是谁的错呢?快乐、欢愉、喜悦……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。悲惨、沉痛、愤恨……竟取而代之,变成她刻不离身的伴侣。依稀仿佛,曾有那么一个“无忧无虑”的女人,守着一个安静而又和睦的家;而今,那家支离破碎了,不见了,无影无踪了!只有一个悲凉、寂寞、幽怨,而心力交瘁的怨妇带着一个饱受心灵创伤的女儿。家,不再是个家了。她的世界,突然灰暗倾斜,完全坍塌。

看着铁了心的陈家豪薄情寡义,整日以泪洗面的张秀荷绝望了,捆绑不是夫妻,一气之下就和陈家豪离了婚。女儿朵朵被陈家豪的一记耳光打凉了心,义无反顾跟着妈妈离开了。

看着陈家豪远去的背影,朵朵问:“妈妈,爸爸真的不要咱们了吗?”女儿的话无疑是在张秀荷的伤口上撒盐。张秀荷听得很清楚,但是她权当没听见,因为她不想回答。

房子判给了张秀荷,也许是心理障碍,只要回到家,张秀荷的耳边总是响起陈家豪和郝波纵情呻吟的声音,挥之不去,使她寝食难安。她觉得再住下去

自己会发疯,将房子租了出去,和朵朵搬回了母亲的四合院。朵朵就喜欢姥姥住的那个四合院,去了就这个屋子钻,那个屋子窜,没个闲时候。偌大的一个四合院,就李淑贤一个人住,很多人想租赁,都被她拒绝了,因为这所老房子藏着一个有关家族宝藏的秘密,她连女儿张秀荷都没有告诉,哪能租赁给外人?李淑贤的母亲就是为了看守这些宝藏,带着李淑贤留在这里,其余的家人解放前都去了国外。李淑贤每天的事情就是打扫每一间屋子,开开窗透透气,说房子抗住不抗闲,有了人气就塌不了。张秀荷小时候听姥姥说,这个四合院历史悠久,建造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那个年代。

02 不幸接踵而来

娘俩拖着行李一进四合院,朵朵就扑进姥姥的怀里放声大哭,凄厉的哭声像针一样直扎李淑贤的心尖,痛得她一颤一颤的。看着可怜的娘俩,不觉已泪潸潸。

“姥姥,爸爸不要我们了,我和妈妈没有家了,你收留我们好不好?”朵朵扬起满是泪珠的小脸惊恐无助地瞅着姥姥,眼睛里写满与其年龄极不相称的忧郁。

可怜的孩子!李淑贤的心再次缩紧,泪流满面地抚摸着朵朵的头,安慰道:“朵朵乖,不要哭!这里就是你的家,你还有妈妈和姥姥呢!”

“妈——”张秀荷再也抑制不住辛酸的泪水,扑过去紧紧搂住母亲,娘俩哭成了泪人。

这些日子的憋闷和委屈随着磅礴的泪水喷涌而出。

张秀荷没想到她的命运是和丈夫联系在一起的,自从嫁给了陈家豪,便顺风顺水,一路平坦,一路微笑,她原以为人生就该如此,不会有什么变故,所以始终保持着一份简单的心态和平易近人的谦逊。现在她才明白,夫妻夫妻,休戚相关,很多时候女人的风光全部来源于丈夫。以前她是教育局办公室主任陈家豪的老婆,老公即将升任副局长。现在她是个被抛弃的离婚女人,人们



对她的态度发生了急速的变化,学校领导的目光变得挑剔了冰冷了,不像以往那样巴结她;同事们看她,也是那种隔岸观火的暗含着幸灾乐祸的目光。她像传染病患者一样被隔离着,大家都怕沾了霉气上身。她受不了,真的受不了,心理的重荷压得她透不过气来,她觉得自己快要崩溃了。

昨晚朵朵发烧,折腾了大半宿,天亮时她才迷糊着,不料睡过了头,母亲看她睡得踏实,舍不得叫醒她。自从离婚以后,张秀荷就失眠,有时候整宿睡不着,人也变得无精打采,精神也恍恍惚惚,干什么都不在焉,母亲看在眼里痛在心里。

“妈,我今天有第二节课,怎么不叫醒我,这不给学生耽误上课了?”张秀荷心急火燎地埋怨道。她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老师。

张秀荷一脸倦意、神色沮丧地溜小跑进办公室,孙校长正坐在她的座位上等她,其他老师都在埋头各忙各的工作。离婚后,孙校长事事针对她,横挑鼻子竖挑眼,经常抓住一点诱因,就小题大做,鸡蛋里面挑骨头。要是在以前,空堂的状况绝对不会出现,有的老师会自动调课,替她上课。

“张老师,学生们在等你上课!你已经迟到快两节课了!你还有没有组织纪律性?”孙校长声色俱厉地训斥道。

张秀荷本来情绪就不好,没好气地顶撞了一句:“我女儿病了。”

迟到了还这么横,不检讨自己,还满是理由,孙校长很不满意张秀荷的态度,不由得大发雷霆:“孩子病了是迟到的理由吗?谁家没有孩子?都像你这样,咱这个学还用教吗?”他咄咄逼人,得理不让人,继续说教:“身为一名教师,要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,为人师表,要把学生把课堂摆在第一位,不要分清轻重缓急。”

“我本来想打电话让别的老师替我,可是……”张秀荷还没有解释完,就被孙校长毫不留情地打断了:“工作是你自己的,你有什么权力要求别人替你?别人愿意帮你,那是情义;别人不愿意帮你,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各人有各人的工作,谁也没有资格得到特殊照顾。”

办公室的老师没有一个人吱声,没人声援她,维护她,反而有种暗地里看笑话的感觉,张秀荷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持这种幸灾乐祸的态度,平日里她和他们相处得很融洽,没什么矛盾纠葛啊!

“我没有要求特殊照顾。你孩子有病,你不也陪着去打吊瓶?”张秀荷反

唇相讥,没好气地顶撞。

揭人不揭短,张秀荷当着所有老师的面公然指责校长大人,跟他做比,孙校长感到他的威望遭到了冒犯,于是气不打一处来,脸上愠怒之色愈来愈重,板起脸训斥道:“我没影响工作!张秀荷老师,你的攀比思想很严重,都像你这样,你攀我比,工作还用不用干了?歪风邪气将会在咱们学校蔓延。我要把你当成个坏典型在全校点名,以示警戒!”

事情一下子提升到上纲上线的高度,张秀荷给气哭了,声音不觉尖锐起来:“不用给我戴高帽,我就一普通教师,歪风邪气与我何干?”

越挨批评越有理,孙校长更加不满:“怎么与你无关!你上课迟到,空堂,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表现!在学生和家长面前造成了极坏的影响!我不能助你你这气焰!”

一听孙校长把“不负责任”的帽子往她头上扣,张秀荷认为这是在故意刁难她,又羞又恼,心里的火扑腾一下就冒了上来。她是个老师,不是他孙校长的手下户,爱怎么揉捏就怎么揉捏,她不能让人欺负到这份上,便火冒三丈地和校长顶撞起来:“不负责任?我怎么不负责任了!我一向勤勤恳恳工作,诚诚实实做人,我不知道什么原因让你处处看我不顺眼!”

当着这么多老师的面顶撞校长,张秀荷吃了豹子胆!疯了,疯了,竟敢顶撞领导。

孙校长怒不可遏:“你说能有什么原因?”他鼻子不是鼻子,脸不是脸,说:“我是一个校长,一个管理者,除了你不认真工作之外,还会有什么让我看你不顺眼?”

不就耽误两节课吗?何必借题发挥,故意找茬?张秀荷觉得校长太欺负人,血往头顶冲,被彻底激怒了。她气得浑身哆嗦,杏目圆睁,脖子上的青筋都突兀出来,借话赶话,和校长较上劲儿了:“我今天是迟到了两节课,可是事出有因,我已经跟你解释了。你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我,就是让我难堪!不就是承担责任吗?用不着这么激动,这点责任我张秀荷还担得起!”

简直目无领导,目无法纪!反了天了!

孙校长也不示弱,嘴利如刀片,口不择言,一连声地“羞辱”:“啧啧啧,连认识错误的态度都没有?还谈什么承担责任?张秀荷,我告诉你,不要以为你离婚了,就可以破罐子破摔,就可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这个班爱上不上。不



要在我面前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，没人同情你。只要在我手下工作一天，就要守一天的纪律，就不能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。”

校长的话字字句句啃噬着她的心，直戳张秀荷的痛楚，离了婚就该遭人踩践吗？那屈辱感来得那么快来得那么直接，她火冒三丈，声音不觉提高八度，先咆哮了：“我怎么想来就来，不想来就不来了？我上班跟我离婚有什么关系？别拿我离婚说事，这是我的私生活，与你无关！与工作无关！”

这是什么态度？所有老师都像张秀荷这么顶牛，他这个校长还当得成吗？工作怎么做？谁还听他的？

盛怒之下，校长啪地把出勤簿摔在张秀荷面前，拿实事说话：“怎么没关系，你把不好的情绪带到工作中，你看看你这个学期的出勤：第一周，一周没上课，请假离婚；第二周又有一天没上课，说是搬家，还迟到两次；第三周又缺勤半天，后面还有……”孙校长是哪壶不开提哪壶，专戳张秀荷的痛处，有痛打落水狗的架势。

张秀荷怎么也想不通孙校长为什么要挤对她，让她在学校无立足之地。他们之间也没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啊，她张秀荷也没得罪他啊！她和以前没什么两样啊，虽然离了婚，还是以前那个认真工作、踏实做人的张老师啊！

孙校长对张秀荷的敌意并不是无缘无故的，矛盾源于陈家豪在工作中曾经得罪过他，他现在趁机打击报复，落井下石！

有一年冬天，陈家豪到学校检查安全工作，发现教师单身宿舍大白天还插着电褥子，被褥已经开始冒烟，幸亏发现及时，才没酿成火灾。陈家豪如实汇报给局长，孙校长差点儿被免职，局长作为典型大会批小会点，这让孙校长记恨在心。现在可逮到机会了，小肚鸡肠的校长能不打击报复？

张秀荷柔中带刚，不委曲求全，原则性的问题她向来毫不含糊。孙校长说她“把不好的情绪带到工作中”，“破罐子破摔”，听着就有些刺耳，谁家过日子都那么顺心如意？谁不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吗？她和孙校长杠上了，不怒反冷笑：“你也有有事请假的时候，今天孩子病了，我请假。”说完，也不管校长同意不同意，拎起包就走人。

“你……”孙校长气得目瞪口呆，浑身发抖。

张秀荷彻底明白了什么叫现实，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以前有丈夫遮风挡雨，她没感觉出来。自从陈家豪离开以后，所有的不幸随之而来。

一种无法言语的伤感侵袭了她的五脏六腑，她觉得脑袋是空的，心是空的，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是空的，这种无着无落的感觉似曾相识。父亲去世以后，她和母亲饱受冷眼，她的内心时常充斥着这种无着无落的感伤，招之即来，挥之不去……直到陈家豪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家，她才得以克服这种恐惧。可是如今，这种恐惧感又回到她的身上，并且在女儿身上得以轮回。朵朵在重复她所走的路，想到这里，她不敢再想下去……

丈夫说离就离，领导说挤对就挤对，张秀荷感觉身心皆疲。

她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乱走，两腿像灌了铅那样沉重，前路还那么漫长，而她已经浑身乏力。她将何去何从？她不知道！她的人生之路又何尝不是如此？三十二三岁的年纪，后半生还很漫长，而她已经罄尽全力。她像一个无助的孩子，心中迷茫、苦闷……

今后怎么办？她不想再回学校去看校长那副丑陋的嘴脸。她该怎么办？辞职？辞了职又能去干什么呢？百无一用是书生，她一个教书匠能干什么？张秀荷此时发现自己居然是一个这么没用的人，除了教书之外，她别无所能。

路人都用好奇的眼神看着迷迷瞪瞪、失魂落魄的张秀荷，有些好心人看她脸色暗黄，无精打采的模样，关切地问她是不是病了，需不需要帮助。张秀荷摇摇头拒绝了。在他们眼里，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？一个长相平凡、脾气暴躁、被丈夫遗弃的女人？还是一个身无分文、孤苦落魄、被社会遗弃的女人？想想自己凄惨的样儿，张秀荷陡然觉得自己很可怜，也很可悲。

实在挪不动步了，张秀荷在河岸边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呆坐在那里，仿佛过了一个世纪，直到手机铃声响起，才被拉回现实。她感到自己的脸上有些冰冰凉，用手一抹，竟是满脸的泪水。她机械地按了挂断键，烦得要命，哪有心思接电话？

电话接着又打过来，执著得让人愤怒，她忍耐着接了，也没问是谁，不耐烦地说：“别理我，烦着呢！”

“姐，你怎么了？”听筒里传来王惊涛关切的声音。

“啊……是惊涛，没什么！”她赶紧改口。

“你怎么了，姐？”惊涛急切地问，关怀之情溢于言表。

“没什么。”张秀荷尽量压抑住哽咽，让声调尽量保持平和。

“姐，你在哪儿？我马上过去。”王惊涛追问。



一个女人在脆弱无助的时候最渴望的就是别人的关爱，特别是像王惊涛这样穷追不舍地问，如果她不想说你不问，她会认为你在敷衍她，只有不断地追根究底才会让她感受到真正被呵护被关心。张秀荷的心底陡然升起一丝暖意，丝丝缕缕荡漾开来。

“你在哪里？快说！你要急死我？”王惊涛还在执著地催促着，一副见不到她誓不罢休的样子。

“我在上班呢。”张秀荷撒谎说，声音里带有明显的悲伤。

“姐，你到底在哪里？我马上过去找你！”惊涛知道她在说谎，不断地追问。

“我真的在上班。”她不想让惊涛看见自己垂头丧气的模样，还在继续圆谎。

“不可能，上班的地方怎么会有汽车轰隆的响声？姐，告诉我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我都快急疯了！”惊涛着急地问。

张秀荷无语。

“你是不是在大街上？”

张秀荷还是不吱声。

“姐，你在学校附近的路上？你倒是说话呀！”王惊涛锲而不舍。

张秀荷坚持说：“没有。”

“姐。”惊涛说，“你不想说，我也不勉强你。记住有事一定找我！”

“明白。”张秀荷轻声答。

“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想开点，姐。有什么事情就打我电话。”惊涛细心叮咛。

“好。”

“姐，那我先挂了。”

“好。”

惊涛挂了电话，手机里传来一阵忙音，这声音让张秀荷觉得更加空虚而迷茫，她难过得弯下腰去，泪水再次模糊了她的眼睛。失败的婚姻让她失去了原有的生活轨道，夫离家散，尝尽痛苦，受尽折磨，不是为了女儿朵朵和母亲，她真想把眼一闭，一死了之，这些烦恼都将烟消云散。

张秀荷坐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，被无边的空虚和寂寞所吞噬，她不知道何去何从，天地之大，哪里才是她安身立命之地？